

责编 李秋妮 美编 张丽洋  
组版 邓相王 校对 湛家豪



倚南窗  
谢亚凡

## 季节 (外一首)

张开怀的季节  
你可发现  
多少的身体在躲避

浑厚的男音  
被冷风压得很低很低  
城里姑娘头上  
飘动着白的花瓣

阁楼上窗页摇动  
道着再见  
向已消逝的鸟翼

有人听见一场夜雨  
淅淅沥沥  
顺着书脊、屋檐  
滴进梦乡

有人期待懒散的阳光  
烤一烤寂寞  
再伸伸脖子和四肢

附近的村庄  
农人把稻种一颗颗掂量  
计算着明年的春播

## 雪

寒风扫去  
地颤抖、喊叫

天和云脆弱  
震成碎片、粉末  
哗啦啦掉下来

什么也不见  
除了白色的沉默

来了红红的一点  
一个少女寻找着什么  
诗人说  
这是人类的眼睛  
哭红的?  
还是冻红的?  
(作者系诗歌写作者、新闻工作者)



谈艺录

陈鸿波

## 爆米花香



在深圳的街头,有时是敞亮的白天,有时是灯火的黄昏,我会碰到那些用板车拖着爆米花的老人,疲惫地在闹市上行走。结实的帆布带挽在肩头,他们俯着身子,哈着腰,趟着生活的苦水,像纤夫一样咬着牙齿卖力。每每这时,我便急步走上前去,追上他们的影子,买一小袋爆米花,纵然不再是儿时的味道,但又分明让我想起了故乡,还有那些剪不断的情愫。

小时候的年货,是简单而朴素的,是从孩子们的笑声中,从一把把争抢的爆米花中闹起。我就喜欢年前的一声声爆响,寻着那“嘭嘭嘭”的响声,找到爆米师傅的炉火前,用鼻子嗅着空气里的米香,喉咙里呼吸着弥漫的糖精味道,那是童年时无比的满足啊,说白了还是嘴馋。那个年月,农家除了三餐粥饭、青菜萝卜,的确没有什么吃的,我们小孩子看见什么馋什么。等到村头巷口来了爆米师傅,我们所期盼的节也来了,节也来了,有所向往的总会感觉欢欣。

爆米师傅戴着瓜皮帽,也有戴着绒线帽的,安静地坐在马扎上,脸是黑的,沾

着烟尘,手也是黑的,掏过炉灰,真是满面尘灰烟火色。一个简易的洋铁皮炉仓,窝在左右对称的三脚架上,安装着压力容器的炉膛,中间鼓两头瘦,活像人的肚子。爆米师傅一只手摇转着炉膛,一只手在旁边添柴把火,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朝前溜,摇转着炉膛也就是摇转着日子,承载着酸甜苦辣,咀嚼着人世沧桑。过了十来分钟,师傅停手熄火,也让摇把安静下来,定睛看看压力容器上的刻度,一瞧正好,凭的全是自身经验,自己感觉到了,火候也就到了。接着站起身来,伸伸抖直篾筒喇叭口外数米长的布袋,扳过炉膛对准篾筒张口,插上铁楔子,猛地用脚一踩,满炉膛滚烫的米粒随着一径烟雾爆破开了,像万发子弹爆进了篾筒。那一刻,我们捂紧了耳朵,却还是感觉到山海般的巨响,听到了花开的声音,那些怀孕满满的白牙粒儿,终于熬成了软软糯糯的爆米花,瞒不住的甜香飘出了村口。

师傅爆米花,一爆就是一天。孩子们围着不走,婆婆们也围着不走,媳妇们有送柴的,有送米的,有黏米也有糯米,过年了过节了,每家一爆就是两升米,直到天黑师

傅收工。乡里人亲近,热情好客,谁家的米花先爆出来,总要给跟前的老人小孩抓一遍,哪白随便拈几粒尝尝,也是一件同喜乐的事。田地丰收了,才有米花爆呢,吃的是欣喜,庆幸的是丰年,彼此沾沾,都是各自情愿的事。出炉的爆米花,不能皮湿了,得用结实的尼龙袋子装着,系紧口袋,一点也不要漏风。其实,那喜悦的场面我早就刻下了印记,储存在脑海里了,谁说那不是一张动情的照片呢?那时的乡间乡音里,书写着淳朴,记录着美好。

回味童年事,常忆爆米花。是啊,贫乏日子里沁出的丝丝甘甜,最值得让人留意。饿了抓一把爆米花,顿时就不觉得肚子饿了。有时串亲走戚,屁股一落板凳,主人家就端着满满一碗糖水米花上来了,强扯着要你喝下。那时节在乡村,糯米花是珍贵的,红砂糖也是珍贵的,乡间里的拉拉扯扯、谈笑风生,倾泻的都是重意和盛情。

一茬茬熟悉的人,都老了,陆陆续续地离开这个世界。我的思念却越发浓起来,心中的爆米花,还是当年的味。

(作者系龙华区作协秘书长)



此有其理

李干

## 我不会

集团公司下属的一家企业负责人老赵,介绍他一个远房的亲戚到分公司工作。介绍的时候,赵总说,这个亲戚是他的表嫂,叫袁芳,虽然血缘关系有点远,但是上一辈却走得非常近,年少时,和那个表哥可以说是情同手足。前些年,表哥出车祸走了,表嫂一个人不容易。虽然只有高中毕业,但是人很勤快,做事很认真……务必给她安排一个轻松点的岗位。

分公司是从事新能源开发业务的,一个高中毕业的大嫂,实在不知道安排什么岗位好。思来想去,给她安排到行政部,负责整个公司的日常采购工作和下午茶管理。

这项工作很简单,主要是根据各部门提交上来的采购需求,制定采购计划和费用计划。刚开始的时候,这个大嫂根据上司的安排,一样一样地完成了几次采购。一个月之后,交接人脱手了,要去另外岗位做其他工作了,再让大嫂提供电子报表的时候,她来了一句,“我只会采购,不会用电脑做表格……”

这是个主张无纸办公的时代,她的这句话,让上司大跌眼镜,说,“你会电脑吧?这个表格很容易制作的,我让前台小谢教教你,以后工作上离不开表格

的……”上司说着,给前台小谢打了电话,让她抽时间教教袁芳制作表格。

小谢答应了,袁芳却没有多少兴趣,她问小谢,“可不可以我用纸画好表格,填写好,你帮我输入电脑?”

小谢一口回绝了,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,如果自己的工作再加入这么一项,工作量可不小。“这是你的工作,你是一定要学会的,不会做表格,怎么做采购啊。以后季度汇总、年度汇总,都需要整理表格集中呈报的。”

“可是,我不会啊……”袁芳看着小谢,一副我不会我有理的样子。

“那如果你不会,你又不想学的话,建议你找领导给你换个岗,换一个不用做表格的岗位。其实,很多东西,我们都是需要不断学习的,我刚上班时,也不会做表格,我读书那会儿,还没有电脑课,都是自学的……”小谢说完这些,又鼓励她道,“你可以自己摸索一下,不懂的,来问我,不难的。你找一张表格,照着做,主要是工具使用,你不会的,再问我就好了。”

袁芳勉强地点点头,说,“好吧。”

不久,就到了年中,公司需要进行上半年工作总结。按照工作要求,每个岗位都要制作PPT,对过去半年的工作进

行汇报。袁芳又找到了上司,说自己不会做PPT。

上司愣了一下,皱了一下眉头,问,“既然知道自己不会,你要学啊,现在的办公岗位,哪个不要求做PPT?项目说明,工作总结,哪样不是通过PPT来呈现的?小袁啊,没有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,不会就要学习……”

“太复杂了,我学不会,能不能找别人帮我做?”袁芳试探着问。

“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,怎么能让人帮你做呢,你的薪水也分给别人吗?”上司有点不耐烦了,“不会就要学,能给你机会学,已经很难得了……”

“可是,我不会啊,学着又好难……”袁芳的声音越来越低。

最终,分公司领导给老赵打了个电话,“想着照顾你表嫂的,但她是不会,又不爱学习。这样的话,就只能给她安排到清洁部工作了,你别怪我不照顾她,实在是没办法。不会又不学,希望你理解啊。”

老赵能说什么,只好打着哈哈说谢谢。在心里,他也生气,气这个表嫂不努力。真是“人人都在笑话我,偏偏我自己也不争气”。  
(作者系青年作家)



华彩掠影

徐田华

## 海之风

(作者系龙华区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)